

苏州河的故事

齐铁偕 主编

一条河，串联千年的城市记忆。

苏州河的故事



上海三联书店

一条河，串联千年的城市记忆。

苏州河的故事

齐铁偕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河的故事/齐铁偕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3
ISBN 978-7-5426-3432-0

I. ①苏… II. ①齐…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0563 号

苏州河的故事

主 编 / 齐铁偕

责任编辑 / 黄 韬 陈若辰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50千字

印 张 / 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432-0/G·1067

定 价 / 25.00元

- 59 | 筑梦苏州河 嵇启春
- 66 | 落日谣 徐约维
- 75 | 苏州河的故事 王养浩
- 79 | 大上海,从青龙镇起航 曹伟明
- 84 | 一条江河的灵魂高度 陆其国
- 89 | 流淌的记忆 吴玉林
- 93 | 这条河,叫人如此纠结 袁念琪
- 99 | 在苏州河边上的那些日子里 武佩琰
- 103 | 一条河流的记忆 任炽越
- 107 | 别梦依稀苏州河 史鹤幸
- 111 | 苏州河边青龙镇——上海最早的港口 朱 毅
- 119 | 上海人的母亲河 冯涨础
- 123 | “母亲河”畔观八景 龙 舟
- 130 | 苏州河印象 胡海明
- 134 | 诗情苏州河 刘希涛
- 138 | 苏州河畔的回想 刘如根
- 141 | 感受苏州河的变迁 游本凤
- 146 | 上海之船——苏州河,黄浦江,大东海 生 氏

苏州河上的老渡口新码头

嵇启春



斜阳把金色的光晖尽情洒在窄窄的河面上，洒在大块的绿色中，洒在游艇码头旁那一组青砖绛瓦、似旧非旧的建筑群里。没有风，苏州河水波光粼粼，静静流淌。过了古北路桥，拐个弯，继续东去。河边，约有 20 层楼高的灰白色的巨型烟囱，把它长长的影子投在绿绒般的大草坪上。在秋日的黄昏里，在喧闹的都市中，这一片绿色显得更加静谧，更加浓郁。

从古北路桥西侧的便道一进来，就是长风生态商务区 2 号绿地和游艇码头。入口处，一片五彩缤纷的太阳花调皮地聚集在一起，白天在阳光下欢快地绽放。游艇码头岸墙两侧的走道，全部用木板铺设，岸墙也都用木板铺贴起来。岸墙内侧竖着一排张开的遮阳伞。乳白色的朵朵伞花，使游艇码头更增添了几分时尚气息。游艇俱乐部新购买的两艘游艇已经停泊在码头。那艘漂亮的红色游艇，是从法国进口的。斜阳里，它像一个时髦的女郎，昂起高傲的头颅，顾盼生辉地斜卧在古老的苏州河上。

几天之后，这里将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一群年轻人，正忙碌着为母亲河装扮一条漂亮的船。他们把这条船叫做“女儿船”，并将在这里为“女儿船”举行首航礼。在他们创意迭出的方案中，还

有评选“东方名媛”的详细方案。年轻人选择这个曾经的老渡口作为“女儿船”处女航的起锚地，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老渡口特有的历史沧桑感，加之新码头独具特色的游艇游船服务和文化风貌展示区，正同他们为母亲河精心打造“女儿船”的主旨契合，这里也将是苏州河畔的“名媛”们展示风采的绝佳舞台。



从前，上海人把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以西的地方叫做“沪西”。一到沪西地区，苏州河上的桥梁就变得稀少起来。两岸往来主要靠摆渡。那些渡口大都以某户人家的姓氏称呼，比如曹家渡、强家渡、陈家渡等等。其中曹家渡最为有名。明代永乐年间，安徽举人曹守常举家迁居苏州河畔，形成当地境内第一个村落——曹家宅。万历年间，在附近苏州河上设立渡口，故称曹家渡。曹家渡地处交通要津，周边工厂云集，人口稠密，日后又成为静安、长宁、普陀三区交界点。由此，渐渐地发展成为沪西知名的商圈。

与曹家渡不同，连接长宁、普陀两区的强家渡，是上海苏州河上“最后的摆渡口”。强家渡向西那一头是蜚声国内外的虹桥涉外经济开发区，这一头有著名的高等学府——华东师范大学和沪上最大的山水公园——长风公园。古老的渡口，早已承载不了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涌动人流，市民要求建桥的呼声强烈。但由于缺乏规划，强家渡附近已无适当地方可供选址建造一座像样的大桥，于是就建了一座简便的人行桥。1997年12月16日，强家渡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最后一船渡客，告别了作为浴火重生中的都市渡口的记忆。

陈家渡位于2号绿地西侧的中江路路口。不知何时，陈家渡成为一个既没有渡船又没有桥梁的地名。20年前，陈家渡一度在媒

体上曝光率颇高，因为这里一度成为有害气体兴风作浪、危害百姓的“瘴疠”之地。

那时我在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一天下午，区政府领导刚刚坐下来准备开会，突然秘书神色慌张地进来报告：“陈家渡氯气又跑出来了！”分管区长火速带人赶赴现场，卫生局马上通知医院做好救护工作。氯气这种化学气体，虽然不会立即致人非命，但人吸入后，会头晕胸闷。附近工厂发生氯气跑冒已经不止一次，陈家渡的居民闻“氯”色变，一听到大叫“氯气来了”就如惊弓之鸟，四散奔逃，不少人受害后即刻被送往医院救治。不久，市政府下决心，拨出一笔资金，由申能集团负责，将陈家渡的居民集体动迁。2003年7月，申能集团听说这里将规划建设滨水绿地，立即表示支持，并将这块三十余亩闲置了多年的土地按政策给予转让。此后，陈家渡已看不出一点点老渡口的痕迹，连地名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2号绿地和游艇码头除占有陈家渡这片空地外，还包括原上海试剂总厂一部分。当我们着手规划建设这块绿地时，对工厂留下的一些建筑物、构筑物如何取舍改建，颇为踌躇。我在现场来来去去转了好多圈，要求拆房公司把游艇码头旁的一组建筑保留下来。长风工业区里的工厂大都是中小型的轻、化工企业，几十年下来，许多厂房破落不堪，成了危房。有的企业在停产后，靠出租厂房收取租金维持职工生计，造成乱搭乱建，加重了老厂房的损坏。不过我想，无论这些厂房多么苍老，总是承载了苏州河畔百年民族工业的一段艰难创业史，来自苏浙农村的几代产业工人和它们同呼吸、共命运过。游艇码头旁的这组建筑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多少保留价值，但屋顶上那一排排气窗，毕竟多多少少透

露出些许历史的信息。倘若一拆而光，这些残存的工业文明碎片也就永远不复存在。我同设计公司商量尽量，在保留这组建筑原有旧貌的基础上进行改建设计，通过整修改建，重现苏州河百年工业文明的斑斑印痕。

这里现在建有五幢建筑。1号楼和3号楼都是原来的老建筑，2号楼游艇会所原来是工厂的职工浴室，在老建筑的东侧，加建了一点厢房，这样看起来对称些，也满足会所功能的需要。5号楼原来的建筑经检测已完全不能使用，只得按原样在原地重建。这是一间游艇酒吧，大开间，东、南、西三面都开了门。酒吧西面是宽阔的绿草坪，两扇门一打开，西斜的阳光立即漫进屋来。

2号绿地最具标志性的工业遗迹当属近70米高的巨型烟囱。对烟囱的拆留，一开始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这根钢筋水泥的烟囱没什么特色，甚至有碍观瞻，主张拆除。我想：不忙——要拆，埋上炸药，一声令下，半分钟烟囱就会消失，究竟是留还是拆，想想再定夺吧！最终，烟囱被保留下来。后来，当人们看到曾经黑烟滚滚的烟囱凌空绽放出朵朵美丽的烟花，尤其是在烟花雨从70米的高空飞泻而下时，脸上无不露出惊讶而又赞叹的笑容。



在原地重建的，还有4号楼游艇游船馆。游艇游船馆的创意和筹展，颇费了一番心思。游艇是舶来品，在发达国家，已形成庞大的产业。游艇业在中国才起步，但从每年四五月份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游艇博览会上涌动的人潮来看，似乎可以对中国游艇业的未来前景窥见一斑。不过外国有游艇，中国有游船。西湖、秦淮河、瘦西湖、大明湖，大江南北，船影遍布。中国的画舫龙舟，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说不尽道不完的精彩故事。我们能不能做一

个同游艇游船相关的展馆呢？

我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的丁季华教授。会客室里，当丁教授听了我们设想在游艇码头筹建游艇游船专题展示馆时，立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久，丁教授和他的助手拿出了游艇游船馆布展内容的研究大纲。游艇游船馆尽管规模不大，一上手做起来也颇感不易。在丁教授前期研究提供的脚本基础上，我和研究发展部的同志根据设计公司的布展方案，又对布展内容进行了重新编写。最后形成了“游船溯源、游艇、游轮、画舫龙舟、游艇产业、游船传奇、魅力苏州河”等七个部分。考虑布展及参观方便，实际布展时楼下基本是外国游艇的内容，楼上则主要是中国的游船。

我们在古今中外许多同游船相关的传奇故事中，选取了六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放入展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代代相传的龙舟竞渡；白居易和琵琶女在送别的游船上不期而遇并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秦淮河畔李香君凄美的爱情悲剧折射的国破家亡和切肤之痛；乾隆皇帝乘龙船六下江南弘扬盛世的文治武功；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红船上呱呱坠地，拉开中国革命威武雄壮的序幕；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那惊心动魄的一刻所迸发的人性光芒。这六个故事有的是民间传说，有的是文学描写，有的是凿凿史实，不过，都为人们耳熟能详，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游船上诞生的！”每当我向客人强调这一点时，客人总是先表现出惊愕，继而又颌首会心一笑。多数人可能一开始没有想到：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政党的诞生，会同主要用于娱乐休闲的游船联系在一起。

游艇游船馆筹建期间，我曾三度赴宁，每次均在夫子庙乘画舫，夜游秦淮河，听桨声击水，看满河灯光。前两次，分别是陪领导和率部下游秦淮河，主要是考察秦淮河的规划及改造成就；第

三次则是携妻女“自由行”，时间比较宽松，遂一一踏访秦淮河两岸的人文胜迹。我在李香君故居“媚香楼”沉吟良久。秦淮河畔的侯、李爱情故事，因清代孔尚任的传世名作《桃花扇》而广为流传。孔尚任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十分注重通过场景的变化烘托气氛，表现主题，其对秦淮画舫灯船兴废的描写，就是神来之笔。南明政权建立后，南京出现短暂的繁荣。及至清兵南下，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南明覆亡。当时，侯、李在离乱中重逢，尚为儿女之情所系，遭白云庵张道人当头棒喝，幡然醒悟，遂遁入空门。随即作者在“续四十出”《余韵》中以一首《哀江南》套曲，为国破家亡之后的故国山河一哭。当年“满眼繁华”的秦淮河，早已船罢灯熄：

（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南京市政协周副主席在“秦淮人家”以驰名中外的秦淮小吃招待我们，并陪同我们乘画舫游秦淮河。舫首，特意安排一美少女弹奏琵琶助兴。少女轻盈抹挑的十指间，流淌出欢快的流行乐曲。我们一船来自苏州河畔的客人莫不为秦淮夜色惊艳、陶醉。是夜，我以《夜游秦淮河》词记之：

（踏莎行）画舫徐行，浓荫夹岸，华灯渐上迷人眼。粉墙黛瓦雕楼低，长桥白鹭清波远。

羁客诗篇，丽人肝胆，金陵王气终觉黯。千年风雨过秦淮，琵琶一路无幽怨。

一条河的盛衰，映照着一个朝代的兴亡。

秦淮河如此，苏州河不亦如此么？

五

随着布展工作接近尾声，我对游艇码头的整体概念愈加清晰起来：游艇展区、游艇码头、游艇会所、游艇酒吧以及游艇游船馆，形成一个完整的游艇游船服务和文化展示区。“老渡口、新码头”会为你打开了解外国发达的游艇产业的一扇窗口，同样也会让你体会深厚的中国游船文化之源远流长。而坐在展示馆的放映厅里，更可从长风的新码头“登上”游船，“观赏”苏州河两岸壮丽的都市风光。

“女儿船”已经装饰停当。此刻，她静静地停泊在夕阳的余晖里，停泊在母亲河温柔的怀抱里，停泊在昔日的老渡口、今日的新码头上。相比之下，一旁那艘昂着高傲头颅的“法国女郎”似乎有点逊色和寂寞。我期待“女儿船”起锚首航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早点到来，也期盼评选“东方名媛”的猩红大幕早点拉开。呵！古老的苏州河，不仅有美丽时尚的“女儿船”在她的怀抱里往返流连，而且还将有一批批光彩照人、头戴“东方名媛”花冠的女儿，踏着翡翠般的绿色，向我们款款走来。

《解放日报》

(2009年02月21日第12版)

不沉之船

潘真

穿过大堂的时候，我注意到两边的柱子上挂着几帧老照片：爱因斯坦、罗素、卓别林……都是从前光顾过这家饭店的世界级文化名人。

乘狭小的电梯，上得三楼，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回廊式中庭：因磨损而斑驳的地板踩上去微微颤动。阳光隔了挑高的大天窗，抚着红砖墙、灯柱、长椅、绿叶鲜花……埃德加·斯诺、爱丁堡公爵等许多VIP的照片，在墙上排开。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这里是世界各地的名人来上海时最钟爱的下榻地。玻璃柜里，还陈列着一份清政府于咸丰七年六月八日签署的地契，写明饭店所在的这块地年租每亩1500文钱。原来，外白渡桥的前身韦尔斯桥于1856年建成，英国商人阿斯托豪夫·礼查在1857年的某一天漫步过桥，目睹渔民打鱼晒网的景象，便以极低廉的价格，永久性租赁下苏州河边这块22亩1分的荒地，造起二层砖木结构东印度风格的礼查饭店……

服务员拿着钥匙走过来，打开了304房间的门。门口的铭牌已经告示，这一间是爱因斯坦住过的。房间里的家具、沙发、茶几、床、梳妆台、写字台、电话、台灯……一应俱全为当年的旧物。那张修了又修的大床，都有点歪了。地板上有一处烫焦的痕迹，我想起，得到的回答竟是“爱因斯坦思考相对论，不小心烟斗掉下来，烫的”。多么美妙的合理想象！

1922年岁末，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短暂停留，所到之处——他受宴请的“一品香”餐厅，他听昆曲的“小世界”，他游赏的城隍庙、豫园和南京路，他借居的旅沪犹太人家，他讲演相对论的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等等，今日或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唯有人住过的礼查饭店，还好好地泊在苏州河口，只不过又换了一个新名字——浦江饭店，而且几经重建、扩建，成了融新古典主义、巴洛克等多种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六层豪华大楼。

所有这些辉煌，其实不过百余年的历史：1882年，中国第一盏电灯在这里亮起；同年，西方马戏团在这里首演；1894年，庆贺慈禧太后60寿辰的中国最早的交谊舞会在这里举行；1901年，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1908年，西方半有声露天电影在这里放映……到了“文革”，那么多的老家具和装饰毁于一旦。那些壁炉，也在20世纪80年代的装修中被敲掉。20世纪90年代的那次大修，把客房里古朴的浴缸和台灯全部换成了流行款式。直到多年以后，有位美国客人发现了一盏幸存的铸铁台灯，提出要以5000美元买下，人们才如梦方醒，悔之晚矣。

1995年，摆在衡山集团老总面前的是一份拆除浦江饭店、原址新建高星级饭店的方案。然而八个月的调研显示，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酒店，礼查饭店实质上是促进中外仁人志士交往的窗口，是上海最初走向世界的舞台。老总感慨说“如果老饭店在我手中毁掉，我将成为历史的罪人！”结果，在那个盲目弃旧布新的年代，当苏州河边的很多老建筑惨遭厄运之际，衡山集团放弃了原计划，保留下这座老饭店，并逐步恢复其原貌。

* * * * *

苏州河口的这艘“不沉之船”、斯诺笔下“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旅馆”，早已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她背后的城市气质，开放的心

理状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苏州河口“不沉之船”的魅力，在于提醒上海人：快速前行的当代生活，不应该成为我们健忘过去的借口。上海太需要史海钩沉——重温历史的馈赠，今天的生活会厚实得多。

《解放日报》

(2009年05月14日第14版)

我的苏州河

李其纲

我的苏州河是少年的河，它有着麦秆般的金黄波浪，柔和得像摇篮一样起伏。那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苏州河。南岸一字排开数不清的工厂和形形色色的仓库，绵延有几华里。北岸是棚户区，是煤场，是像盲肠一样被都市遗忘的潘家湾支路。两岸的底色是钢铁的色泽，是水泥的色泽，是棚户区补丁的色泽，是灰，是蓝，是黑，是冷，但河却是如此的生动，一年四季总像丰收的麦田在流淌。若是有朝曦，若是有夕霭，河更像梵高用过的调色板。河和岸对峙着，其色彩用它的张力夸张着这种对峙。少年对这种对峙有一种敏感，有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喜欢。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和浪子燕青就常常到河边去，到河里去。

我们站在昌化路桥上。昌化路桥是木桥，有一级一级的楼梯，共八级；桥身是平展展的橡木。桥身上有一孔孔的方眼，是雨天渗水用的。我们趴在栏杆上看来往的船只，有木头做的客船，从老家那儿来的，盐城一号二号，客舱的窗户像公共汽车的窗子那样，方方的，只是没有玻璃；有小火轮，昂首挺胸的，拉着火笛，像马驹那样撒蹄，在河面上犁开道道雪浪；有装粪的水泥船，不紧不慢的摇橹声，像一支散曲……让我们兴奋的是客船，那木头做的客船，一艘铆着一艘，绵延像一列火车。这时燕青的尿就憋不住了。他很机敏地、很恰当地把握好时机，纷纷扬扬的液体洒向客船上探出脑袋观望风景的老家人。

下雨了？

这什么雨？热的！

燕青哈哈大笑，客船上的人明白了，甩过来一串热骂：小棺材，你不得好死啊！

船却开远了，只剩下那骂声荡漾在河面上。

我们也到河里去。在汛期八月，河澎湃无比，像我们渐渐发育的身体，总被某种激情笼罩着。河水仿佛要漫过堤岸，要堵住桥洞。河面上没有了船，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游泳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年年夏天，我们泡在城市的河流里长大。河里没有鱼，我们就是那快活的鱼。晃在河里的时候，我们的头发是黑的，皮肤是黑的，河水也渐渐变黑了，不变的，是我们在河面上闪耀着的牙齿，在越来越黑的河水的衬托下显得越来越白。

游完泳，我们上岸。岸上有给水站。给水站是用水筹的，而我们除了一条裤衩光光如也。我们是真正的无产者。但给水站对无产者有一条优惠政策：船民用水，免费供应。这八个字，贴在苏州河沿岸所有的给水站旁。

管水的老头问：哪儿来的？ 我们说：盐城。

老头又问：船呢？

我们把手指向湾里，湾里泊着用红漆描着的“盐城5号”。我们幸福地变成了船民，幸福地哗啦啦地用水。

我的苏州河也是一条泛不起涟漪的河，一条压抑沉闷的河。在河水变黑的时候，在20世纪60年代末，它泛起过殷红，那是武斗的颜色，那也是让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悲愤的颜色，那是血在洒，在淌。河岸边的人最怕的是那一声“有人跳河了！”我记得一个午夜，上中班的母亲迟迟不归，而就在前几日我刚刚执笔替她写了“认罪书”。我和哥哥一起，沿着苏州河找她。午夜的苏州河迟滞凝重，像淌着怎么也化不开的墨。我们搜寻着河面，想发现些什

么,但更怕发现些什么。远处煤场的煤山似乎更黑,抓斗发出一声又一声咚咚的抓煤声,在岑寂的午夜传得很远,但那一声声似乎都没有落在船上,而是落在了我们心的某一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仍让我有疼痛的感觉。

现在,苏州河已经离我很远了。我住在闵行,我住的地方也有一条河,叫淀浦河。几年过去了,它始终让我陌生。我从来没有沿着它的河岸走过,我只是坐在车上望它,走在桥上望它,而望它的时候,车轮是匆匆的,或者,脚步是匆匆的。莫非,沿着河岸走也是特定年龄段的一种特定的喜好?

偶尔,我也会经过苏州河,但同样,它也是一条让我陌生的河。我所熟悉的苏州河已经无影无踪了。毫无疑问,在这条河里再也不会有人像我们那样游泳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陪我度过少年时代的那河段,工厂没了,仓库没了,煤场没了,棚户区没了,“船民用水,免费供应”的牌子更没了,代之而起的是平江小区,是中远两湾城,是明珠线中潭路站,是红子鸡餐馆……是另外一些人在这里生活,演绎另外一些故事。而燕青,而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们,则在城市的另一些角落里继续着他们的人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我应该为城市的这种变化和发展而高兴,但我还是有无法言说的感伤,我似乎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条熟悉的河了。

时间是让人生疑的东西,它存在的依托不仅仅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记忆,它还依托着许多我们熟悉的人和物。当人消逝了,像盐粒消失在城市这盆巨大的汤中;当物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与你的记忆无关的高楼、高架、铁路和公路,我们会有一种无根的茫然——我们该如何证明那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呢?

《解放日报》

(2009年05月18日第15版)